

【记忆】

## 那些年，我们的运动会

□钟倩

不知是谁发明了运动会这一集体活动，每年举办春秋两季，春季运动会大都安排在“五一”放假前。

作为高校大院子弟，我每年都要经历两次运动会，大操场上围观一次，自己学校参与一次。大操场毗邻一家国营养鸡场，越墙而过的鸡粪味，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，但时间久了，大家竟闻不出臭来了。从彩排、走方队，到开幕式当天，最后一天下午是教职工托球慢跑，我和小伙伴一遍遍检阅，一年年围观，其中的程序倒背如流，看个过瘾。操场上还有处三脚铁架子，是裁判发令的地点，“各就各位，预备——”接着，鸣枪发声，划破天际。每年裁判都是同一人，是外语学院的一位老教师，头戴红帽子，着藏蓝色运动装，还拎着军用水壶。好多次我都想爬上铁架子体验一把，却没有勇气。直到有一天午后，刚下过一场大雨，我爬了上去，铁架子早已锈迹斑斑，我模仿裁判的样子发号施令，顷刻，内心被浓稠的烟雾包围，仿佛弄丢了什么，怅然若失。

运动会开幕式上，方队走下主席台的瞬间，伴随一句“向右看，正步走”的口令，无数双腿齐刷刷正步走，半空中形成一片扇弧形，目光聚成一道白色的闪电。此刻，风穿过头顶树梢的罅隙，远看像是落下一层红色的雪，脚步踏破贞静的雪，疾驰的光在地上抖动。原来，那是杨树芒子，捡回家可以蒸大包子。

庄严、肃穆，雄赳赳走过主席台，那是班级的荣光，也是一个人浩浩荡荡的孤独。当我被班主任选拔进了方队，方知个中滋味。距离运动会半月开始提前训练，站队形、喊口号、练踢腿、变换队形，还有外加的展示动作，千百次重复，只为开幕式上的绽放，晚上回家感觉好像浑身散了架。我从二年级走到上中学，操场还是那个操场，只是我不再是从前的我——看世界的角度变了，内心有了更大的梦想。

那时候开运动会，我们穿校服、白网鞋，后背上面，母亲给我缝上号码牌。老师提前一天布置作业——写广播稿。如果稿件在运动会现场被朗读，比中彩票还高兴。我绞尽脑汁地写，越写越兴奋，好像自己得了冠军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自带午饭，无非是煎饼果子、烧饼火腿简餐。有一年我有短跑项目，我妈给我带了“升级版”的中式汉堡，塞满火腿，还有俩鸡蛋，我哪能吃得完？傍晚，运动会结束，操场空下来，像偌大的剧场，我啃完了汉堡才回家。

印象中，我跑过短跑、接力赛跑，参加过跳远、跳高、铅

球等项目。有一年， $4\times100$ 米接力跑，接棒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给掉了棒，我立马慌了神，俯身捡起木棒冲了出去，跑得昏天暗地，五脏六腑都跟着动，集体荣誉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。庆幸的是，最后一棒的同学反超，我们大获全胜！实际上，成绩好坏是次要的，跑完了绕着操场走上半圈，有同学过来递上矿泉水或巧克力，那一刻，我觉得全世界都变得温柔如许，阳光不那么刺眼，穿过树梢的风轻声吟唱，树叶簌簌响动，抹一把汗水，泛起晶体冰糖似的光。耳畔响着广播站的播报声，声浪四起，如擂鼓声，在心头荡漾。石台子上的牵牛花枝蔓缠绕，不知为谁吹奏报幕曲，又为谁唱起了童年的歌。

作家史铁生曾说过，第一喜欢田径，第二喜欢足球，第三喜欢文学。他喜欢体育远超文学，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文学与体育相通之处在于追求“无我”的状态。跑步考验体能和耐力，起跑容易，反超难，坚持到底更难。不是反超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想想看，人生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无论你怎么跑，都看不到终点，如此背景下，还要咬牙坚持，如盲人行走，走下去，别停歇，就已是胜利。只不过，运动会稍有不同，高喊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，最终难逃大庭广众下的胜负，总有人扮演失败者角色。因此，某种意义上说，运动会的观赏性大于竞技性，它属于集体大狂欢，跑啊跳啊，呐喊助威，图个放飞心情，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集合大家强身健体。这与孔子携弟子泗水游春异曲同工，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关键是要身心放松——开运动会，就是要释放，要随心，“沐春风，咏而归”，每个人都做回真实的自己。

开运动会的大操场，从土路、沥青到后来的塑胶跑道，设施不断升级，一墙之隔的养鸡场也搬走了，鸡粪味荡然无存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当年的快活一去不复返了。

人至中年，我猛然意识到，命运才是终极的裁判，我们都是“人生”这场赛事的运动员，或主动，或被动，都势必要经得一番淬火历练，饱尝失败的当头棒喝。摔倒了爬起来，受伤了从头再来，真正的惨败是自我的放弃——命定的局限不可逾越，唯有勇敢地超越、冲破樊笼。我愈发觉得，运动会赛场上喊过的一声声“加油”，慢慢地，都回到了自己身上，幻化为精神的火焰。而那些年，雄赳赳走过主席台的瞬间，恍然如昨，青春的面孔在眼前浮现……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【世相】

## 太阳花小店

□明前茶

提前两站下地铁，沿着一株碧桃一株柳的河岸走了一会儿，向东南方向过窄巷，见一位五十来岁的主妇手持超长衣叉，仰面在收一家人的衣服，问主妇：“听说这附近有家供应马兰头香干馅青团的小店，还有多远？”主妇说：“徐嫂的店呀？看到不，前头二楼露台上摆着好几盆太阳花的店，那就是。”

果然，在夕照下，那一小片种在破痰盂和搪瓷脸盆里的太阳花艳丽非常，摇头晃脑，像是一群小学生在窃窃私语继而爆发欢笑。店堂门面很小，蒸青团的炉子冒着热气。有趣的是，团子蒸好了，徐嫂并不急着卖，而是不慌不忙地将团子连同下面垫着的箬叶挪到竹匾里去摊晾，非等青团上的“汗”慢慢收了，才肯卖给人。排队的顾客说：“老板，你真死心眼儿，刚蒸好的青团当然会发黏的，用塑料膜一裹，在团子下面扭个结，就好卖了呀！”

徐嫂笑道：“滚烫的团子一裹塑料膜，多少看不见的塑料微粒粘在上头，不好！”看排队的人等得心急，她赶紧打开两台落地扇，开最小风力，悠悠吹起摊晾的青团。排在最前面的大妈笑着解释：“刚出蒸笼的青团就好比林妹妹，风一大，就吹裂了，急不得。”

好不容易开卖，前面几个手推行李箱的小年轻一下子买去一大半，站在门口就开吃，还问青团里的蛋黄肉松馅能不能喂徐嫂家的狸花猫。轮到我，徐嫂见我面生，特意问：“家里可有长辈爱吃青团？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跟买青团有什么关系？但还是老老实实答：“有，我老婆婆95岁，不过她老人家血糖不高，应该没事。”徐嫂介绍说：“那你说几个咸馅的给老人家，马兰头香干馅、萝卜泥肉馅、荠菜肉馅，都行，我还做了低糖的黑芝麻馅，街坊老人吃了都说好，通便、乌发，你也可给老婆婆带两个。”

徐嫂递给我一张封塑卡片看。原来，这同样圆溜溜的青团上，是做了标记的，顶上用筷子头轻压一个点到五个点，以及用筷子头刮出十字叉、雪松叉、人字叉的，代表不同的馅料，顾

客拍照回去看，就不会搞错。徐嫂叮嘱我：“别让长辈吃蛋黄肉松馅或芋泥馅的，我有个街坊，87岁，就在我门口吃青团，噎得拍胸抚背的，我差点叫我儿子去急救。老人吃青团的时候，你要倒好温水，陪着说说闲话、打打岔，防止她吃得过快。”

青团不贵，绝大多数品种是3块一个，只有蛋黄肉松馅的是5块，而徐嫂还经常劝人别买蛋黄肉松馅的青团，顾客身材肥胖一看就血脂高的不让买，戴假牙的不让买。顾客有时嫌她多管闲事，隔壁馄饨店的老板娘就会出来劝架，打趣道：“徐嫂，网上有句闲话，说给你听听，‘尊重他人命运’，你晓得是啥意思吧？”徐嫂但笑不答。

我坐在徐嫂店门口的小竹椅上吃青团，青团还是温的，口感软糯，馅料饱满。门口的队伍渐渐散了，微风拂过，春天嫩叶勃发的香气，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汇成清香的溪流，有时浓，有时淡，明灭闪烁。刚才打趣过徐嫂的馄饨店老板娘，主动帮徐嫂择菜，准备明天要用的荠菜和马兰头。我笑言：“隔壁做生意，互相帮衬，难得呀！”馄饨店老板娘笑指那二楼窗台上的太阳花：“这些花，最早还是从我家花盆里掐下来种的，这些年，我家的花涝死了，到她的花盆里掐了重种；她的花冻死了，到我家掐了重种。哪里还分得清你我？她包剩的馅料，没有力气再揉粉，就传给我包馄饨；我要是遇见胃口好的顾客，也给她介绍生意。徐嫂，你说说看，你从乡下进城，从一个小摊子做起，到今天多少年了？”

徐嫂正在麻利地将蒸好的红豆倒进木桶中，用擀面杖一下下捣烂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刚进城的时候，儿子才两岁，如今都是27岁的大小伙子了，你算算，咱俩的交情有多久？你别说，你老早买的那两盆太阳花，如今我养的不知是它的几世孙，竟还活着，奇迹呀！”

一家二十五年的小店，靠着诚信与诚心，依旧蓬蓬勃勃地活着，这也是奇迹吧。小店无名，我愿叫它“太阳花小店”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

【浮生】

## 追花人

□窗外风

又到槐花盛开的时节，路边、村庄，随处可见顶了一头雪白槐花的槐树，空气中到处都是槐花的香气，甜滋滋、香喷喷，深深呼吸一口气，被槐花的香气浸染，五脏六腑都变得无比舒畅。

我们沿着山上新修整的水泥路，到山里去踏青，在一个被槐花包围的山洼里，遇到了养蜂人。他们是两口子，一辆蓝色农用车，几十箱蜜蜂，蜜蜂在“嗡嗡”地飞，养蜂人正在割蜂蜜，金黄透亮的蜂蜜被割到瓶子里。养蜂人请我们尝尝蜂蜜，他黝黑的脸上漾着笑：“你不买也没关系，尝尝不要钱。”最初我还有点拘谨，但扛不住养蜂人的热情，就用手指抿了一点点放到嘴里，香甜的滋味立刻在嘴里漾开。世上好吃的蜂蜜有很多，但此刻，槐花蜜征服了我所有的味蕾，这种香甜让人心情无比愉悦。

女人似乎更健谈一些，操着外地口音，说起自己的蜂蜜来如数家珍，蜜源好，都是选无污染、人烟稀少的地方采蜜，靠劳动挣钱，当然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话锋一转，她又有点伤感：孩子扔给公公婆婆，总是聚少离多，错过了孩子很多成长的瞬间，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，现在也长大了，一个读大学，一个读高中，都不用操心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。她眼睛望着远处，轻轻地说。

男人笑盈盈地说：“你儿子不是帮你卖蜂蜜了吗？你看看你没操心孩子，儿子也那么体贴。”笑容立刻浮上女人的脸，她发自内心的自豪溢于言表：“儿子真不错，以前我们总是发愁怎么把蜂蜜卖出去，自从儿子读了大学，能体会到家长的辛苦，在网上帮我们推销蜂蜜，我们的蜂蜜销量很好。”我由衷地夸赞：“体贴家长，帮着家里解决难题，你这个儿子太棒了。”女人脸上的笑意一直漾开，也像抹了槐花蜜一般：“是啊是啊，儿子长大了，知道帮家里干活了。”

微风拂过，槐花的甜蜜气息扑面而来，更浓郁了，女人的笑容感染了我们。她拿起手机，让我关注她的抖音号，说自己在儿子的指导下注册了抖音号，目前已经有不少粉丝，开通了直播，直播养蜂生活，直播自己追着花走，天涯海角都是自己的家，让大家知道养蜂人的辛劳，也让大家知道自己家的蜂蜜是真正的无污染、无添加的蜂蜜。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以前看直播，觉得直播的都是美女，自己风里来雨里去，晒得黝黑，谁会关心一个默默无闻的养蜂人呢？开了直播以后，竟然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养蜂生活，也卖了不少蜂蜜呢。”

我从心里敬佩这两口子，佩服他们的勤劳，更佩服他们的与时俱进。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，但我想知道他们打算再去哪里，男人说：“哪里有花，我们就去哪里。”他抬起胳膊伸手指向前面：“那里有一大片马上要开花的野生荆树，我去查看过，已经长了花骨朵，等过几天槐花败了，我们就稍微挪动一下，去采荆花蜜。荆花开起来，是一片淡紫色的海洋。枣花也要开了，枣花蜜也不能错过。反正，哪里开花我们就去哪里，我们就是追着花走。”

我突然想起那首名叫《追梦人》的歌，他们追着花走，哪里花开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，养蜂人追的也是梦，美好生活的梦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)